

# 我的皇后

她们的手就是【女儿当自强】

谢筱青の著





# 我的皇后上

他叫萧焕

他是皇帝

她叫凌苍苍

她是他的皇后

他们相爱于江湖

却不能相守

他们相守于宫闱

却不肯再真心相对



## 图书在版编目 ( CIP ) 数据

我的皇后 (上) /谢楼南 著. —重庆: 重庆出版社, 2007. 7

ISBN 978-7-5366-8850-6

I. 我… II. 谢… III. 长篇小说—中国—当代  
IV. I247.5

中国版本图书馆CIP数据核字 (2007) 第078497号

## 我的皇后 (上)

WO DE HUANGHOU(SHANG)

谢楼南 著

---

出 版 人: 罗小卫

策 划: 光 南 庄少兰

责任编辑: 温远才 代媛媛

责任校对: 刘晓燕

装帧设计: 8080 · 小堂

---



重庆出版集团 出版  
重 庆 出 版 社

重庆长江二路205号 邮政编码: 400016 <http://www.cqph.com>

湛江南华印务公司制版印刷

重庆出版集团图书发行有限公司发行

E-MAIL: [fxchu@cqph.com](mailto:fxchu@cqph.com) 邮购电话: 023-68809452

全国新华书店经销

---

开本: 787×1092 1/16 印张: 15.5 字数: 208千字 插图: 2

2007年7月第1版 2007年7月第1次印刷

定价: 22.00元

---

如有印装质量问题, 请向本集团图书发行有限公司调换: 023-68809955转8005

---

版权所有 侵权必究



幅员辽阔的大武帝国，建国一百余年，政治清明，边境安定。

位于帝国版图中心偏北的京师，气候适宜，文教贸易兴盛，百姓安居。

京师朱雀大街以北，万岁山以南，东邻镜湖，西接内阁巷，被宽约亩许的护城河环绕着的，是素有紫禁城之称的皇城。

紫禁城的西六宫，共住了地位不等的三十七位妃嫔。

紧邻着养心殿的永寿宫，其主位是皇贵妃杜听馨，由于她风姿清雅，宛若幽兰，宫里的人更愿意叫她兰贵妃。兰贵妃是已故一等卫国公杜儒鹤的遗孤，自幼被太后收养在身边，和皇帝青梅竹马一同长大，毋庸置疑是最得宠的妃子。

永寿宫后是翊坤宫，翊坤宫的主位德妃幸懿雍是吏部尚书幸羽的女儿，也是除了兰贵妃之外唯一被册立的妃子。翊坤宫的偏殿厢房里还住着三位才人。

长春宫和咸福宫并没有主位，由常侍和才人混居。

咸福宫旁的储秀宫，院子里有两棵大槐树，紧邻御花园，与养心殿隔了两重宫殿，平时人迹罕至，我独自一人住在这里，我是皇后。

自洞房三日之后，从坤宁宫移出，入主储秀宫，就再也没有被召幸过，如同被打入冷宫一样的皇后，同时，也是手掌内政外务大权的内阁首辅凌雪峰的独女，是德佑皇帝在大婚及亲政庆典上持着手郑重保证两姓好合、上事宗庙、下继后世的皇后。

现在我正百无聊赖地把玩着一串象牙莲花串珠。我不信佛，崇信佛道神仙是生活失去希望的老女人玩的把戏，我还年轻，还有许多愿望没有实现，还有很多想要的东西没有得到，我对自己还充满信心，即使萧焕始终没有正眼看过我一次。

萧焕是我的丈夫，这个帝国的皇帝，一个刚满弱冠，长相非常清俊，对政事无能为力，对女人没有什么兴趣的男人。我对他不怎么感兴趣，但是后宫中的其他女人不同，她们见了萧焕就好像蚊子见了血，如果不是要恪守礼仪，我想她们一定会扑上去搂住萧焕的脖子，拼命吻他那双秀挺得过分的眉毛，然后大声尖叫：“让我爱你吧，万岁！”

爱？真是笑话，紫禁城这个地方容得下这种黏糊糊的字眼吗？

她们谈的不是爱。她们谈谁刚被赏了半盅银耳羹，那是萧焕喝剩下的，竟然被当成了仙露；她们把自己洗得白白的，猜测今夜谁的绿头牌将被萧焕的手翻起；她们讨论那个梳了个过时发髻的才人，怎么还能得意洋洋地到处乱晃……她们不知道什么是爱，当然我也不知道，曾经有段时间，我以为我懂得爱，直到那个男人说对不起，我才知道我错了。

不过那都是一些陈年旧事了，没有再提的必要。

这会儿我脑子里正在盘算的，是怎么让一个女人跟我说对不起，我不是一个虚荣心强的女人，但我还没大度到容许另一个女人踩在我肩膀上拉屎撒尿。我准备教训一下翊坤宫那个嚣张的武才人。这个自以为是的女人只不过是接连两天被萧焕召去养心殿侍寝，居然就敢当着太后和妃嫔的面顶撞我。她以为她是谁，武则天吗？还是以为后宫是她那个做侍郎的爹建的小花园？

案头上的琉璃狻猊嘴里那炷瑞脑香燃尽的时候，我从榻上坐起来，光脚套进绣鞋里，站起身来，百凤浮云暗绣的朱红长裙拖到波斯长绒地毯上。

我用手指了指紫檀木桌上那几本前朝孤本，吩咐一旁的贴身宫女

小山：“把这几本书给翊坤宫德妃送过去。”

小山答应，捧着书退出去。我伸展伸展胳膊，到御花园去散步。

午后的阳光炙热，那些注意保养的女人绝对不会出来晒太阳，让自己宝贵的肌肤受损，所以御花园难得地清静了。躲过炙人的初夏骄阳，我钻到绛雪轩前那株紫藤树的浓荫里。

站在树荫下，我高声大叫：“宏青。”

紫藤架对面太湖石砌就的假山上果然应声探出一个脑袋，正在假山顶偷睡的宏青扶正皮弁帽，笑着跳下来：“皇后娘娘，又来了？”

“怎么，”我也笑着，“李副统领怕让我抓到了偷懒的把柄？”

宏青是御前侍卫随行营的副统领，本朝除京师附近驻扎的二十四卫禁军之外，直接统属皇帝管辖的就是御前侍卫两营的数百名御前侍卫。随行营的二百多人监领锦衣卫负责紫禁城日常守卫；蛊行营的二百多人则散布帝国各个角落搜集情报，监视各级官员，也就是百姓口中的“大内密探”。

两营人数虽然不足五百，但个个都是百里挑一的精英，有武林高手，也有身怀异术的能人巧匠，两营正副统领也都由开国元勋后代世袭。说起来，宏青也是加封骠骑大将军的三等威远伯。大武历代皇帝对待两营统领的态度，总是礼敬有加，更像兄弟而非家奴。以心换心，御前侍卫两营对皇室的忠贞程度也不容置疑。所以说御前侍卫两营是萧焕的死硬同党，就连现在真正执掌朝纲的我的父亲，也总是对御前侍卫两营无可奈何。

不过这些并不妨碍我和宏青私下交好。我喜欢宏青开朗爽快的性格，宏青也喜欢和我玩笑嬉闹，我们相处的时候，绝少谈论兴趣爱好之外的话题，我们只代表我们自己，并不代表我们身后各自的利益集团。

“皇后娘娘这叫什么话。”听了我的话，宏青笑着整理自己睡得有些皱巴巴的玄色官服，“人生苦短，不吃饱睡足晒太阳，岂不辜负了这大好春日？”

“春日？这都快立夏了。偷懒也倒罢了，还真会找借口。”我笑睨着他，又眨了眨眼睛，“宏青，想不想看场好戏，想的话赶快爬到假山顶上等着，人快到了。”

“好戏？”宏青有些疑惑，“皇后娘娘，你又要搞什么把戏？”

“别问那么多，看着不就好了？快上去。”我催促他。

“好，我的皇后娘娘。”宏青笑着跳上假山，这时正好那个一身嫩绿纱衫的身影也绕过了天一门前的松柏连理枝，站在御花园门口张望。

“怜茗姐姐，这里。”我笑着向她招手。

看到我，武才人先是愣了愣，然后迟疑地走了过来。真是笨蛋，只不过是让个宫女在她面前说了几遍萧焕喜欢在午后到御花园散步，就信以为真，跑到这里准备来个美丽的邂逅了，还特意穿了萧焕最喜欢的绿纱衣服，真是……

“我还当这时候铁定没人肯来晒太阳呢，姐姐怎么来了？”我笑吟吟地等她走近，“哎呀，这里就咱姐妹俩，免礼吧。”

武才人见了我本来有些惊疑不定，这时候看我一个人站在这儿，大约是觉得不用惧怕，就把刚屈下的膝站直，笑着直视我的脸：“皇后娘娘不是也来晒太阳了？”

真是笨啊，同样是武才人，这大胸美女比武则天可差远了。我会无备而来吗？

“我不睡午觉，所以就算没人跟我说万岁会来，我每天也都来转转。姐姐呢，姐姐也睡不着？”我继续笑着。

“这个……”武才人觉出了什么，一时语塞，低下了头。

“哎呀，姐姐腰上挂的这个荷包真漂亮啊，自己绣的吗？”我假装对她系在腰带上的五彩镶金荷包很感兴趣，伸手去拿，指尖恰巧从她的笑腰穴旁带过。

武才人哈哈一声笑了出来，随即觉得失态，连忙捂住了嘴，但还是止不住呵呵地笑。她的笑腰穴被点，不笑满一个时辰只怕是不会停了。

“姐姐怎么了？”我假意关心，上前一步去扶她，却正好踩在她身后的那把鹤嘴锄上，鹤嘴锄反弹，锄柄要巧不巧地打在她腿弯环跳穴上，武才人双腿一软，“扑通”一声跪了下来。

“啊，不是都说了不必行此大礼嘛，姐姐这是客气什么？”我连忙把她扶起来。

武才人一面依然笑得梨花乱颤，一面被我扶了起来，眼中有了些惊恐：“哈哈……皇后娘娘……哈哈……我是……”

“你是什么？”我接过话头，“难道你是为了上次在慈宁宫无意冲撞了我特地来赔罪的？没关系，我不记仇的。”我呵呵笑着，“其实我也觉得这个皇后不过是个虚名，大家都是侍奉万岁的，还分什么彼此，是不是？”

“哈哈……是……哈哈……不是……哈哈……”武才人笑得有些上气不接下气，白皙秀丽的脸涨得通红，额角渗出了汗珠。

“姐姐不着急，慢慢说，看，怎么都出汗了？”我笑着去拭她额头的汗珠，同时放开扶着她的手。

“不必……哈哈……”武才人惊慌地向后躲，脚下突然一滑，整个人仰到了路旁那只用来养莲花的大缸中，连泥带水湿了一身。

我避开飞溅开来的泥水，跳到一旁负手看着：“姐姐也真是，赔罪就赔罪吧，何苦自己跳到莲花缸里，我都快被姐姐的诚心打动了。”

武才人狼狈地爬了出来，她的脸被泥水弄花了，我看不清她眼中的到底是敬畏还是痛恨。她迟疑了一下，跪下来向我磕了个头：“哈哈……娘娘，奴婢，哈哈，无心冒犯，对不起……哈哈……娘娘赎罪，哈哈，对不起。”

懂得好汉不吃眼前亏？我还真有点小瞧她了。

“早说了没关系，姐姐这身漂亮衣服是毁了，赶快回去换下来吧！真臭啊，这泥。”我捏住了鼻子。

“哈哈……谢谢娘娘……哈哈……谢……”武才人继续磕头谢恩，我看到她的手紧紧握了起来。

“得了，得了，笑成这样，话都说不囫囵。”我摆摆手。

武才人从地上爬起来，却还是笑得直不起腰，美丽的大眼睛中掉下一串串泪珠。

我可没兴趣看女人哭，随口说：“好了，退下吧。”

武才人如蒙大赦，谢了恩，头也不回地跑走了。

我等她慌乱的身影消失在绿荫后，才回头向假山上招了招手：“怎么样，宏青，好玩吧？”

宏青笑着跳了下来：“没想到那个骄纵的武才人让你治成了这样。”

“那是，”我得意地扬头，“收拾她这个绣花枕头还不是小菜一碟。”

“是，咱们皇后娘娘兰心惠质，聪慧过人，还有，”宏青说着上下打量我，“那个……武艺超群，试问谁人不服？”

“好了，知道你看不起我的三脚猫功夫，”我白他一眼，“打家劫舍行走江湖可能还不够，称霸后宫可是绰绰有余了。”

“那是，那是。”宏青随口恭维。

正说着，那边小山小跑了过来：“小姐，让送的书都送到了，那个德妃还非要赏我点心吃，像人家没吃过点心似的。”小山是我从家里带进宫的侍女，自小就跟着我，没大没小惯了，进了宫还是“小姐、小姐”地叫。

“就是，谁稀罕，她的臭点心不要吃。”我应和，然后问，“德妃说什么了没？”

“说是改天一定登门拜谢。”小山回答。

“嗯。”我满意地点头。

“对了，皇后娘娘，你为什么要叫武才人姐姐？”宏青突然发问，“你真的没她老？”

“那是当然，”我甩甩头，“我辛丑年生的，才刚过十六岁生日。”

“是吗？”宏青凝眉沉思。

“怎么，难道我看起来比那个扮可爱的武才人老吗？”我瞪大眼睛。

“我没说，你自己说的。”宏青背手看天。

“白痴，什么意思？”

“小姐，声音太大了，小心把全后宫的人都吵醒。”小山在一边劝。

“哼。”我愤愤地回了一声，脑子里想的却是另一件事：武才人纵然骄横，但以她的身份，如果没人教唆，也不敢在皇后面前放肆，那个装得端庄贤淑与世无争的德妃，以为我猜不透是她指示武才人给我难堪的么？大婚不过才三个月而已，就按捺不住想要掀起点风波了？

我无声地扬起嘴角，也好，日子太无聊，让我看看你能导出场什么好戏来。



第二天，幸懿雍来储秀宫拜谢赠书。我殷勤地拉住幸懿雍的手，把她让到西暖阁靠窗的软榻上坐下。

幸懿雍小心地在软榻上坐下，低头小声地说：“皇后娘娘如此眷顾，真叫臣妾惶恐。”

“也不是什么值钱的东西，不过是前几天整理旧物翻了出来，想到姐姐喜欢，才差人送了过去。还常常想，姐姐进宫两月有余了，我一直没能尽什么心。”

“娘娘谦逊，理应是臣妾服侍娘娘才对，是臣妾一直疏忽了，还劳娘娘挂念，臣妾给娘娘请罪。”说着就要下拜。

我连忙扶住了她：“姐姐千万不要，我与你情同姐妹，手足之间，何来请罪一说。”我把她扶到榻上坐好，叹了口气，“其实，姐姐能常来看看我，我就再无所求了。哎，来看看也好啊……”连忙煞住，掩嘴笑道，“你看这话，一时忘情，让姐姐见笑，着实惭愧。”

大约是觉得尴尬，幸懿雍低下了头，半晌才道：“娘娘行端性淑，不荣不辱，后宫的姐妹们都甚为敬佩。”

“看你们说的，好像我是半仙似的。”我笑言，却叹了口气道，“不知姐姐近来可见过万岁？”

幸懿雍缓缓摇头：“近一个月来都是贵妃娘娘侍寝，臣妾只在上月见过龙颜。”

“那时万岁气色可好？经年缠身的寒疾好些了吗？究竟是哪里的寒

气？那些太医，总是语焉不详……”我端起桌上的茶碗慌慌张张喝了口水，又拿手绢拭拭嘴角，“话说太急了……”

幸懿雍没有说话，我看到她的眉尖轻轻蹙了蹙。

宫女娇妍适时走了进来，叩首道：“娘娘，是时候吃药了。”

“没看见我正跟德妃娘娘说话？待会儿再说。”

“娘娘，药时耽误不得的。”幸懿雍忙说道。

“不是什么要紧的。”我客气着，示意娇妍把药端上来。

浓烈的药香飘散开来，幸懿雍的眉头不易察觉地耸动了一下。她应该熟悉这种味道，这是避孕药的气味。本朝为了保证皇储出身正统，大婚三年之内，只要皇后还没有诞下龙子，妃嫔在被宠幸后都要服下避孕药，以免怀孕。如果大婚三年之后，皇后还没有生下男孩儿，那就等于说皇后没用，生不了龙子，后妃也就不再服用避孕药。真是有点变态的规定，不过我喜欢。

我喝了药，又和幸懿雍说了会儿话。

她始终不动声色，直到最后才说天色不早，要告辞回宫。

我笑着送她出去，看着她的背影不紧不慢地消失在影壁后。

她会有什么反应，会有什么行动？这宫里谁都知道，自从洞房后，萧焕就再没召过我侍寝，现在让她撞到我在喝避孕药，不等于是把我的把柄塞到她手里去了？这个女人，能忍得住不行动么？

不出所料，不到几天，皇后偷情的谣言就在后宫中传得沸沸扬扬了，看来再过几天，连朝廷和宫外都会有传闻了。

流言闹得最凶的时候，太后在慈宁宫召见了，萧焕居然也在。

太后轻吹着薄胎斗彩茶碗里的清茶，萧焕淡笑着坐在一边，两个月不见，他仍像我预料的那样神采飞扬。他不是一直声称有寒疾的么？什么寒疾，他要是真有寒疾，我的牙都会笑掉。老是称病不理朝政，朝会议政是从不延误，所有的政事却都扔给内阁，自己只负责在内阁的票拟上朱批，真不知道他还做这个皇帝干什么。

“皇后，”太后放下了手中的茶碗，淡淡开口，“这些日子，我听到些风言风语……”

我“扑通”一声跪下：“母后，儿臣也不知道为什么会这样，他们都说儿臣，说儿臣……”我恰到好处地流下泪来，气哽声涩。

太后连忙过来把我扶起，轻拍我的手背：“好孩子，别着急，慢慢说，一切有母后为你做主。”

我随太后坐到榻上，抽抽噎噎地止住了哭：“儿臣不知道怎么会有这样的传闻，自打成婚起，儿臣的人就是万岁的，心也是万岁的，儿臣从来没有想过别人。儿臣常常见不到万岁的面，有时实在挂念得紧了，就向别的姐妹打听……”

“怎么？”太后转头问萧焕，“皇帝，你很少见皇后吗？”接着叹了口气，“皇帝，你如果好生疼惜皇后，怎会有今日之事？”

“母后责怪得是，是我疏忽了。”萧焕马上起身，恭敬回答。

太后又转向我：“皇后，皇帝着实有不周全的地方，但皇帝自小身子就不大好，按说就算有什么，你也该多为皇帝想想。我知道，你年纪还轻，独守春闺，日子不好过……”

“母后难道想说儿臣不守妇道，果真和别人有染了么？”我猛地站了起来，“就算春闺寂寞，就算年华空度，难道这点气节廉耻儿臣都没有？难道母后以为儿臣果真是那种水性杨花的女人？”越说越激动，我涨红了脸，泪水蓄满了眼眶，“要知道儿臣清白与否，容易得很，请母后叫医妇来看，看……看儿臣还是不是……是不是处子之身！”

太后慢慢坐直了身子，缓缓地问萧焕：“皇帝，大婚那晚，你没和皇后……”

“儿皇那日精神不济，因此没有……”萧焕辩解。

“就算如此，一国之后，大婚三月有余，仍然是个处子，成何体统！”太后叹道，“皇帝，我知道你和馨儿青梅竹马，情意非比寻常，但皇后不也是大好女儿？历来君王专宠太过，总归是祸事。”

萧焕恭恭敬敬：“母后教训得是，儿皇谨记在心。”

“你啊，老是说谨记了，谨记了，其实却一点儿都没放在心上。”太后嗔怪道，拉着我坐下，执起我的手放在手心里拍着，“好孩子，委屈你了，看哭得脸都花了，待会叫娇绿给你梳洗梳洗。”

一直侍立在旁的宫女娇绿适时地递过来一张丝棉手帕，太后接了，仔细地替我拭泪：“孩子，这事可不能说了出去。你但凡有什么不如意，只管跟我说，别人管不了皇帝，我这个亲娘的话，他还得听两句吧。”

我抽噎着：“儿臣怎敢责怪万岁，莫说稍微冷落了些，就是万岁叫儿臣拿出性命来，儿臣也不会皱一皱眉头，只是……就算儿臣这么想，只怕连当面告诉万岁的机会也没有……”

“五福，皇帝上次是什么时候召皇后侍寝的？”太后问侍立在萧焕身后的司礼监掌印冯五福。

太后口气严厉，冯五福慌忙回答：“回太后，从来没有召过。”

“那养心殿东稍间里的龙床还要它做甚？”太后冷哼了一声，“五福，你记下，往后每月逢十，定下由皇后侍寝。我还要时常去看看，我这把老骨头还想抱抱孙子呢。”

五福忙不迭地答应。太后看了看一直垂首站着的萧焕，口气缓和了一些：“皇帝还是坐吧。”

“谢母后体恤。”萧焕恭敬行礼，才又坐下。

太后又拉着我的手又絮絮说了许多，无非是些宽慰安抚的话。我随口应和，想着这次总算达到了目的。幸懿雍那个女人，如果知道了她辛苦散布的流言反倒让我赢得了每月三次侍寝的机会，会不会失望得想自杀？归根结底，幸懿雍也是个单纯的女人，想要扳倒我，也不看看我身后站着的是谁——内阁首辅凌雪峰，现在独揽帝国大权的权臣，就算是太后也要忌惮几分。我会做皇后，也只不过是太后笼络我父亲的手段而已，至于我到底是不是不忠，又有谁会介意？

又说了会儿话，太后说累了要休息，让我和萧焕一同告退出来。

出了慈宁宫，避开跟在身后的侍从，萧焕轻笑着叹气：“没想到我

还能得皇后如此垂怜。皇后肯纡尊降贵，我求之不得，何苦如此婉转，直接和我说不是就好了？”

“臣妾日日在那长门宫中，哪能得见天颜，又觅不得司马相如那样的惊世才子，就只好出此下策了。”我淡笑着看他。

“皇后千万不要自比陈阿娇，以免辱了身份。皇后虽有阿娇的绝世容颜，阿娇又怎及得上皇后玲珑心窍，慧心独具？”

“万岁过誉，真叫臣妾诚惶诚恐。”

他笑：“哦，皇后也会诚惶诚恐？我以为皇后虽刀林箭雨而不惧。”

“万岁过谦了，刀林箭雨怎及得上万岁天威，在臣妾眼里，万岁可比刀林箭雨厉害百倍。”我笑吟吟的。

到了遵义门，萧焕停下来，笑着：“我要回去了，皇后清闲，可要保重才是。”

“我哪里清闲得下来，我得新添几件衣裳，新学几种发式，小心打扮才是，不然怎能博君王一笑？”我行礼，“从此不必再夜夜空枕，独数残漏了，臣妾福分不小，告退。”

他含笑点头：“我又何尝不是犹恐相逢如梦？皇后免礼。”说完转身走进门里。遵义门往里的养心门那儿，早有一个一身白纱的纤弱身影等在那里，看到萧焕进去，就迎上来拉住他的手臂，向我这边瞟了一眼——皇贵妃杜听馨。

我忍不住冷笑了一声，只不过是和我多说了几句话，有什么好担心的，难道怕我吃了他？

看着那两个相依的背影，我心里不知怎么突然有点酸酸的，只有一点点。



每一个女孩子，在年轻的时候，总会有那么一两个人吧，他的身影曾经落到眼里，于是就再也忘不掉，想起他会有一丝带着酸涩的甜蜜。很多年后坐在花架下小憩，还会梦到他，音容如昨，在早已模糊了的背景中微笑，恍如初见那日。

我也曾梦到过那个人，在极其黝黑阴寒的夜里，会梦到那个在江南的秋风中向我展开笑容的年轻人，然后睁开眼，视野里只剩储秀宫后殿永恒的空旷肃穆的布景，沉在黑暗中，显得尤其狰狞。

这个时候我会把被褥裹得更紧，猜测着今天会是谁在养心殿侍寝，再在乱七八糟的猜测中重新缓慢地入睡。

这种感觉，很不好。

当然，在床上等着男人来临幸你的感觉也不好。

我现在就光着身子躺在养心殿后殿东稍间的龙床上。

这张床真是奢华，通体镶嵌着水晶玻璃，窗帷上绣着百仙图，挂满了各色的香包、明珠，整张床布置得精美绝伦，躺在这里，有点亦真亦幻的感觉。

这是我第一次躺在这张床上，萧焕也是第一次使用这张床。养心殿后殿皇帝的寝宫中共有两张龙床，历代的规矩，西稍间那张是在妃嫔侍寝时使用的，只有在皇后侍寝时才动用东稍间的这张，以显示皇后独享的尊荣。

床上的锦被有些薄，我一直躺到被热水泡暖的身体有些僵了，萧

焕才过来。

他支退了所有的人，走过来轻轻掀开半透明的帷帐，淡淡地笑了。那双黑得吓人的眼睛深如寒夜，他脸上没有一丝表情：“皇后还好吧？”

我讨厌被他用这种眼光俯视，抱着锦被坐起来：“还好，差点就睡着了。”

“哦？皇后怪我来得晚了？”他仍旧站着笑，一点也没有宽衣解带的意思。

“臣妾哪里敢，您日理万机，辛苦着呢。”我轻笑。

“还好，这江山纷扰，总得有一个人来照看。”他放下手，任帷帐垂落，“时候不早了，皇后早点睡下吧。”说着，从床前转身。

“万岁！”我有些慌了，拉着锦被跳下床，“别走。”

“万岁！”我慌得有些口不择言，“臣妾不比别的女人差，臣妾会好好侍候万岁的。”

他顿住脚步，并不回头：“别让我说出那些令你难堪的话，皇后，既然相互之间都没有感情，那么何必勉强呢？”

“你跟那些女人就有感情了？跟她们就行，为什么跟我不行？”

他停了停，突然轻轻笑了起来：“因为我不想跟一个心里想着别的男人的女人上床。”

我一下愣住，声音发涩：“你这是什么意思？”

他笑：“皇后忘了？难道不是皇后亲口对我说的，你喜欢罗洗血？”

他冷笑着：“皇后，你知道我为什么不碰你吗？因为只要我不碰你，你就还是处女，处女是做不了假的，我怕你一旦不是处女之后，就会迫不及待地跳上别人的床。”

“你……”我捏紧被角，控制住想向他出手的冲动，心里飞速地盘算着怎样应对才能挽回残局，嘴里的话却已经冲了出来，“滚出去！”

“居然说出了这么大不敬的话。”他笑着转过头，嘴角带着淡淡的讥讽，“看来你是真的生气了呢，我的皇后。”说完他转身推门走了出去，再也没有回头。